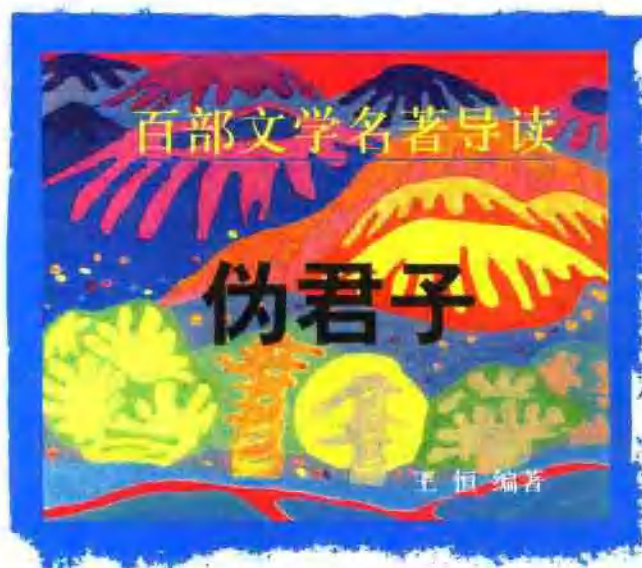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伪君子》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伪君子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24]
思想和艺术特色	[53]
精彩片断	[85]

故事梗概

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进一步加强王权统治,抑制和削弱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势力,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措施。渐渐没落的封建贵族和教会为挽救自己的命运,互相勾结,形成一股恶势力,借助教会尚存的权威,倚仗他们与上层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处招摇撞骗,横行无忌,不仅谋人钱财,还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迫害进步人士。答尔丢夫就是这样一个披着美丽的外衣,戴着上帝的光环,实际上鄙俗卑劣、贪财好色、无恶不作的伪君子。

第一幕

答尔丢夫住进了巴黎富商奥尔恭的家。这个家庭的平静、和睦顿时被打乱了。

答尔丢夫与这个家庭素昧平生。他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个穷光蛋,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全身上下的衣服顶多值六十个铜子。但主人奥尔恭对他的崇拜和迷信,使他成了这个家庭的道德判官,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会受到他乃至他的仆人劳朗的“道德”检查和评判。正常的交际往来、舞会甚至谈话都成了罪恶。

答尔丢夫的说短道长,使奥尔恭的母亲柏奈尔夫人觉得,儿子家的一切都变得不可忍受。她看不惯这个家的派头儿,看不惯除了儿子以外的每一个人。在她看来,家里的人什么顾忌也没有,每个人都大声嚷嚷,不折不扣是一个叫花子窝;而且,与家人

来往的那些人实在吵得太凶，一辆辆的马车接二连三地都停在人门口，还有那么多的仆从乱糟糟地聚集在一起，吵得四邻不安，让人说闲话；不仅如此，这种聚会还乌烟瘴气，头脑最清楚的人也会弄得头昏脑晕，因为在这里，永远听不到敬主敬天的话，所听见的全是一些空谈、滥调和轻佻的言论，并且往往是旁人遭殃。

于是，柏奈尔夫人带着侍女，气冲冲地准备离开儿子的家。对前来送行的家里人，她通通看不顺眼，备加指责。她指责孙女玛丽亚娜的侍女桃丽娜太爱说话，一点儿规矩都不懂，什么事都想插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指责孙子达米斯是糊涂虫、坏小子，照这样子下去，就等着受罪吧。指责孙女玛丽亚娜假装不爱多说多道，好像多么温柔，多么老实，实际上坏不过不流的死水。在她眼里儿媳欧米尔太好花钱，穿着打扮简直跟公主一样，不能像达米斯和玛丽亚娜已故的生母一样，给儿女们树立一个好榜样。奥尔恭的妻舅克雷央特也不是“好人”，因为他不停地宣讲一些关于生活的格言，柏奈尔夫人甚至说：“如果我是我儿子的话，我一定要求你别再登我们的门。”

老太太希望大家都听从答尔丢夫的话，任由他检查所有的事，并按他的意志来规范行为。

柏奈尔夫人眼里的“圣徒”答尔丢夫，背地里却是假仁假义，他甚至爱上了女主人欧米尔。但柏奈尔夫人不肯相信这些，她气呼呼地打了女仆爱尔卜特一个耳光，走了。

老太太走了，这个家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被答尔丢夫迷得神魂颠倒的奥尔恭。在桃丽娜看来，老太太尽管把答尔丢夫捧得高高的顶在头上，但所有这一切跟她的儿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一回事。

奥尔恭曾是国家的英雄。在国内的几次叛乱中，他忠诚地为国王效力，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答尔丢夫出现后，奥尔恭对

他的崇拜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称他做兄弟，衷心地爱他，比爱自己的母亲、儿子、女儿和妻子还胜百倍。他对答尔丢夫无话不谈、推心置腹，把他当作自己唯一的朋友，行动的导师。吃饭的时候，奥尔恭让他坐在首位，自己在旁边快快活活看着他一个人吃下六个人的饭菜；任何一道菜，奥尔恭都会让大家把最好的一部分留给他，答尔丢夫打个嗝儿，奥尔恭会赶紧对他说：“上天保佑你！”总之，奥尔恭迷上答尔丢夫后简直变成了傻瓜，他崇拜答尔丢夫的一切举动，他称赞他做的任何一件事，说的任何一句话。他像听神的口谕一般听从着答尔丢夫的训导。

既然有如此愚蠢的崇拜者，答尔丢夫当然就为所欲为。他摸准了奥尔恭的脾气和心理，在他面前竭力展示自己虚伪的虔诚和善良，骗走了奥尔恭的许多钱财。而且，他还在这个家里公然做起了良心导师、道德判官，对家里的其他人横加指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仆人劳朗也嚣张起来，经常教训家里人，把女人们用的绸带、胭脂、假痣等都扔在地上，斥之为魔鬼的装饰品。有一天，劳朗故意人惊小怪地从圣徒传记中找出一块手绢，说这是犯了骇人听闻的重罪，魔鬼的装饰品怎么能和圣物杂在一起呢？他亲手把这块手绢撕碎了。

这一切引起了家里人的极为不满。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奥尔恭从外面回来了。

奥尔恭已离家两天，所以一回到家，他便急忙向桃丽娜打听家里的情况。他问：“这两天一切都顺顺当当吗？都做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平安吗？”

桃丽娜告诉他：“太太前天发了烧，一直烧到天黑；头也直痛，想不到的那么痛。”

年轻美貌的夫人生了病，奥尔恭该着急了吧；谁知，他竟像没有听见似的，赶紧问起了答尔丢夫的情况。桃丽娜说：“他的身

体别提多么好啦，又胖又肥，红光满面，嘴唇红得都发紫啦。”桃丽娜想：这下，奥尔恭该放心了吧！谁知奥尔恭的反应又让她大吃一惊，他感叹地说：“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继续告诉奥尔恭，欧米尔头痛、恶心，连晚饭都吃不下去。奥尔恭仍然听而不闻，他继续问：“答尔丢夫呢？”桃丽娜说：“他是一个人吃的晚饭，坐在太太对面，很虔诚地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听说答尔丢夫身体健康，食欲旺盛，奥尔恭竟又一次感叹：“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心想：这个人真成傻子了，生病的太太不可怜，健壮的答尔丢夫倒可怜起来，不行，我还得告诉他太太的病情。

桃丽娜又说：“整整一夜，太太都没有闭一会儿眼。她发高烧，连觉都睡不着，我们只好在旁边陪着她，一直熬到大天亮。”这番话对奥尔恭仍然没有产生丝毫的作用，他再一次问桃丽娜：“答尔丢夫呢？”桃丽娜告诉他：不用担心答尔丢夫，吃饱饭后，一种甜蜜的睡意紧缠着他，一离饭桌，他就回到了卧室；猛孤丁地一下子躺在暖暖和和的床里，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奥尔恭竟再次感叹道：“真怪可怜的！”

桃丽娜告诉奥尔恭：太太的病终于好了，答尔丢夫居然用自己的大吃大喝来帮太太抵抗痛苦，他是那样的勇气十足，为了补偿太太放血的损失，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喝了四大口葡萄酒。

桃丽娜的冷嘲热讽，奥尔恭丝毫没有听出来，他依然感叹道：“真怪可怜的。”气得桃丽娜转身便走，她要把奥尔恭对太太病后的“关怀”预报给欧米尔。

一直在旁边的克雷央特都听出了桃丽娜的讥讽嘲笑，奥尔恭却浑然不知。克雷央特实在想不出对一个人痴迷到这种地步的理由，他问奥尔恭：“难道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魔力，竟然使仆为了他，把一切事情都丢开不管？把他接在家里，救了他的穷困

之后,你还要……”

没等克雷央特把话说完,奥尔恭赶紧要他住嘴。他说:“你不知道你所说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哩。老弟,你知道了之后,你也一定高兴跟他交朋友的;并且你的欢欣愉快永不会有终止的一天。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唉,总之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训,内心享受着一种深切的舒适,把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的这样一个人。对了,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动于衷了。”

奥尔恭的痴迷竟然到了如此荒唐的进步。克雷央特不禁问:“我的老大哥,这是人的感情吗?”

奥尔恭是在教堂遇上答尔丢夫,并疯狂地迷上他的。在那段时间,答尔丢夫每天都到教堂去,和颜悦色地紧挨着他,双膝着地,跪在奥尔恭的前面。他一会儿长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他狂热祷告的样子将全教堂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奥尔恭要走出教堂,答尔丢夫总是抢着走在他的前面,好把圣水递给他。他的仆人就像他的影子,模仿着主人的一举一动。

这么一个虔诚的人在奥尔恭眼里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啊。奥尔恭从他的仆人那里打听到答尔丢夫很窘困,便送些钱给他用,答尔丢夫每次都装作很客气地退回一部分。“太多了,”他说,“一半已经太多,我实在不配您这样怜恤我。”如果奥尔恭不肯收回,答尔丢夫就会当面把钱散给穷人。就这样,奥尔恭把这位伟大的虔徒接回了家。

因为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奥尔恭崇拜着答尔丢夫的一切举动。对于他对家人的横加指责,奥尔恭认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答尔丢夫甚至比奥尔恭更关心欧米尔,谁跟她

做一个媚眼，他都要告诉奥尔恭，他所表示的那股醋劲比奥尔恭本人还大许多倍。他对上天无比地虔诚：一点点小事也要扣在自己身上认为罪孽深重，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只跳蚤，事后他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把它捏死。

在正常人中如此荒唐、夸张的举动，居然就是奥尔恭崇拜答尔丢夫的原因。克雷央特简直不能理解。他不明白，一个曾经那么有才识的奥尔恭怎么会如此荒唐、如此糊涂？他问道：“你说这番话是跟我开玩笑吧？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克雷央特的置疑，让奥尔恭觉得非常危险。他认为：这简直是自由思想家的看法，而且迟早会惹出麻烦来的。看着如此糊涂的奥尔恭，克雷央特哭笑不得。他向奥尔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虔诚与伪善、假面具与真面孔、矫作与真诚、外表与实际、真人与幻影、真币与伪币的区别，答尔丢夫之类不过是“把侍奉上帝看作了一种职业、一种货物，想用骗人的眼风、矫作的热诚当作资本去购买别人的信任，去购买爵位”“他们热心地从奔天堂的道路转到了求富贵的大门，天天热衷名利，摇尾乞怜地恳求恩宠，在宫廷的热闹场中大讲出世隐遁的道理；他们用假虔诚来配合自己的恶习，动辄暴怒，有仇必报，毫无信义，诡计多端；到了陷害人的时候，他们会恬不知耻地借了上帝的名义来掩盖他们凶狠的私怨；尤其可怕的是当他们盛怒之下对付我们所用的武器却正是人人所尊敬的武器，他们利用了上帝的圣名作武器来刺死我们，事后大家却还得感谢他们的美意。”

遗憾的是，奥尔恭却听不进去这番话，他打断了克雷央特的话并准备走开。克雷央特连忙向他打听玛丽亚娜的婚事。达米斯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奥尔恭决定推迟玛丽亚娜和瓦赖尔的婚礼日期，并含糊糊地不肯说明原因。

第二幕

奥尔恭找到女儿玛丽亚娜，神秘地要与她商量一件事。他不停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害怕旁边的书房里会躲着什么人，把他们的谈话偷听了去。

玛丽亚娜不知父亲要说什么。她是个性情温和的孝顺女儿，父亲的意志就是她的意志。尽管她讨厌答尔丢夫，她仍不愿意当着父亲的面说出来。

但父亲的决定却让她大吃一惊，奥尔恭居然想毁掉她与瓦赖尔的婚事，让她嫁给答尔丢夫，还要她说答尔丢夫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高尚的才德在发着光芒，大大感动了我的心，如果做父亲的选中了他，让他做女儿的丈夫，女儿是乐于接受的。

玛丽亚娜以为自己听错了，自己怎么可能做出这样荒唐的事，说出这样荒唐的话呢？但奥尔恭拿出做父亲的专横，对玛丽亚娜称：“我愿意这句话成为事实，我已经替你决定下来，这就够了。”他不许女儿反对和申辩。原来，被答尔丢夫迷得神魂颠倒的奥尔恭，一心想让答尔丢夫与自己成为一家人，让玛丽亚娜嫁给她，无疑是唯一也是最好的方法。

想利用女儿的软弱独断此事的奥尔恭，没有注意到桃丽娜早在自己身后，所有的话都被她听见了。桃丽娜也以为奥尔恭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不能当真。奥尔恭一再声明自己所说的决不是儿戏，而是不久就可以实现的事实。

桃丽娜为自己的女主人大大不值。她认为：答尔丢夫炫耀自己的家世和出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不是一个有纯洁修养的人。她对奥尔恭说：“把这样好的一个女儿，许给像他那样的一个男人，您心里真就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吗？您也不想他们是不是相称相配，您也不预料一下这个婚姻能有什么结果？您应该知

道这是拿您女儿的名誉去冒险,逆着她本人的志趣做这门亲。一个女人结了婚能不能规规矩矩过日子,那全得看她所配的丈夫的人品是怎样的人品。所配的丈夫为人若是到处受人指责,那么做妻子的往往也就变成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坏女人了。有些丈夫,按照他们的为人,委实是很难使她们不生外心的。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应该由作父亲的负责的。您想一想,您这个计划让您冒着多么大的危险。”

奥尔恭听不进去。他继续劝导女儿,想让女儿顺从地答应这桩婚事。为了尽力说服女儿,他将玛丽亚娜的未婚夫瓦赖尔也称作自由思想者,指责他从不上教堂,还喜欢赌钱。他设想女儿与答尔丢夫将会有个“温情与快乐浓得化不开的婚姻”,他们会“像两个真正的小孩,像一对鸽子似地在互相表示忠诚的爱情里过日子”。

桃丽娜很不满意奥尔恭的专横和玛丽亚娜的软弱,她不时打断奥尔恭的话。奥尔恭气得不准她开口说话,她便站在一旁,等奥尔恭一转身对女儿说话,就插嘴打断;奥尔恭一转过身来看她,她便闭嘴不语。气得奥尔恭挥起手来想打她。还一眼一眼地瞪着她。桃丽娜的干扰,使奥尔恭最终没能从女儿嘴里听到他想要的回答。他一气之下向桃丽娜打去,桃丽娜却飞快地逃开了。

奥尔恭被气得毫无办法,只好走开了。对父亲的决定,玛丽亚娜手足无措。她觉得做父亲的在子女身上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摊上了这么一位专制的父亲,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对父亲,她从来是什么话都不敢说的。所以,尽管她热烈地爱着瓦赖尔,并很想与他结婚,对答尔丢夫这门婚事她仍不知该怎么办,她想到的唯一办法便是一死了之。

玛丽亚娜还觉得,自己对瓦赖尔的爱情已非常坚决,但是也

不能为了爱情而不顾女孩儿的脸面和子女的孝道，瓦赖尔尽管人才出众，也不能让人看出她选中了对象并且热爱着这个对象。同样，对答尔丢夫，她也不能公开表示拒绝，露骨地显出轻视之意。

玛丽亚娜的处世逻辑气得桃丽娜无话可说。她干脆也劝起玛丽亚娜来，劝她嫁给答尔丢夫。她还替玛丽亚娜设想了一幅美满婚姻的画面：结了婚，您可以搭了车上他的小城里去，那里有的是他的叔叔大爷表哥堂弟，您可以快快活活地跟他们说说道道。他们先得带您瞻仰一下当地的上流社会；然后您得拜拜客，拜完了法官太太，再拜陪审官太太，他们一定赏您一个面子，让您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等到狂欢节，您在那儿可以指望的是舞会和王家的大乐队，所谓王家大乐队就是本地的两支风笛，偶尔还可以看到猴子戏和木偶戏……。桃丽娜还劝玛丽亚娜：答尔丢夫在家乡是个贵族，又长得一表人材，红红的耳朵，亮光堂堂的脸；和这样一个美男子结婚过日子，真是太满意了。

玛丽亚娜被桃丽娜的设想吓坏了，这种日子她不敢想象自己会怎么过。她让桃丽娜出个主意反对这门亲事。桃丽娜怕她以后又软弱得不敢拒绝这门婚事，便不肯轻易放过她，直到玛丽亚娜彻底求饶。主仆二人商量着要想个巧妙计策来阻止这门婚事。

玛丽亚娜的情人瓦赖尔闻讯赶来。他要证实这个消息是否真实。

瓦赖尔：“说你要嫁答尔丢夫了。”

玛丽亚娜：“我的父亲心里确实是有这个打算。”

瓦赖尔：“小姐，你的父亲……”

玛丽亚娜：“他改变主张了。刚才他已把这件事向我提出来了。”

瓦赖尔不相信：“什么？那么不是说着玩儿的了？”

玛丽亚娜：“是的，并不是取笑。他已公开地宣布赞成这门亲事。”

瓦赖尔想听听玛丽亚娜对此事的反应：“你的心里是怎么个打算呢，小姐？”

玛丽亚娜：“我也不知道。”

婚姻大事面临危机，玛丽亚娜居然说她不知道。她反而问瓦赖尔，自己应该怎么办？

瓦赖尔一气之下说：“我，我看你就嫁给他吧！”

玛丽亚娜本来就是一个温柔善良、惟父亲之命是从、没有什么主见的姑娘，虽然得到了桃丽娜的鼓励，但她更希望心上人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瓦赖尔居然让她接受这门亲事，还说这门亲事很体面，这让她很失望。她赌气地对瓦赖尔说：“好，先生，你这劝告，我接受了。”

瓦赖尔说：“我想你听从这个劝告也不会有多大苦痛的。”玛丽亚娜反唇相讥：“你提出这个劝告，心里也不会有比我更多的苦痛。”瓦赖尔解释道：“我，我所以这样劝你，是为你喜欢。”玛丽亚娜不领情：“我呢，我所以听从你这劝告，是为你高兴。”

一对情人都因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而互相斗气，谁也不肯先表露自己热爱对方的真实感情。瓦赖尔指责玛丽亚娜移情别恋，他表示：“我这颗受创伤的心也许会赶在你前头先做个背信弃义的样子给你看看；我也会爱上一个人，跟她去结了婚。”他说：“希望有一个别的妇人会对我发生好心，我知道在我这次公开退让之后，自然会有人肯来弥补我的损失，我并不以为可羞。”

明知对方说的是气话，玛丽亚娜反而耍起了小姐脾气，不肯先服软。她不仅称赞瓦赖尔要勇敢地忘掉自己的行为高尚可贵，还表示，要为这件事情衷心地祝愿他，希望他“马到成

功”。

瓦赖尔多次想拔腿离开,每次走到门口又返回来,故意问玛丽亚娜是否还在叫他?

看两人闹得差不多了,一直在旁观看的桃丽娜开始劝解。可这两人都还在为对方的话生气,所以,桃丽娜刚把瓦赖尔拉过来,玛丽亚娜抬脚便走;等玛丽亚娜被迫回来,瓦赖尔又做出想离开的样子。好不容易,两人被桃丽娜拉在一起,却仍不肯罢休。玛丽亚娜问:“你刚才为什么给我出那样的主意(指劝她嫁给答尔丢夫)呢?”瓦赖尔反问:“你又为什么还跟我讨主意呢?”他们都希望对方态度明确地反对玛丽亚娜与答尔丢夫的婚事,维护他们纯真的爱情。

桃丽娜出了个主意:在这段时间,玛丽亚娜对自己的古怪父亲要做到表面上的百依百顺,这样,到了紧急的时候,才容易把他所提的亲事往后拖延。只要时间一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玛丽亚娜可以一会假装突然生病,婚期于是就得延缓几时;一会可以推说遇到了不祥之兆:什么遇见死人啦,打碎镜子啦,或者梦见泥浆啦等等。只要玛丽亚娜不说出一个“肯”字,他们就没法让她嫁给别人而不嫁给瓦赖尔。而瓦赖尔则尽快求得一些朋友的帮助,尽力挽回这门亲事。同时,还应把玛丽亚娜的哥哥达米斯和继母欧米尔拉进来,增加反抗这门荒唐婚事的力量。

桃丽娜催瓦赖尔赶快离开,以免被别人看见他与玛丽亚娜在一起,影响这件事的最后成功。瓦赖尔依依不舍,对玛丽亚娜说:“不管我们怎样去努力准备,我的最大的希望,说真的还是在你身上。”玛丽亚娜回答说:“一个做父亲的,究竟他的意志是怎么样我可不敢担保。不过除了你瓦赖尔之外,我是任何人也不嫁的。”

第三幕

达米斯为妹妹的亲事生气,打算蛮干一下,阻止答尔丢夫这个混帐东西的阴谋。桃丽娜劝他别发火,还是让欧米尔出面与答尔丢夫谈一谈,因为她说什么他都喜欢听,他对她也许产生了爱情。正说着,答尔丢夫来了,达米斯赶紧走开。

答尔丢夫一来就故意高声叫仆人劳朗把他的鬃毛紧身和鞭子(苦修的修士贴身穿着鬃毛紧身,经常拿鞭子抽打自己,表示苦修)收藏起来,扬言他要去给囚犯们分捐款。桃丽娜暗笑他是装蒜。答尔丢夫一见桃丽娜,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手帕给她:“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桃丽娜讥讽道:“你就这么禁不住引诱?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过对你,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动不了我的心。”她告诉答尔丢夫,太太有话要与他谈,让他在此等候。答尔丢马上同意了,并着急地问:“她就来了吗?”

欧米尔是来与答尔丢夫谈女儿的婚事的。她希望答尔丢夫不要在玛丽亚娜与瓦赖尔的婚事中介梗,并促成这桩婚事。但答尔丢夫的举动却出入意外。

答尔丢夫利用这个单独见面的机会,对欧米尔百般地献殷勤。他对欧米尔说:“我只想把我整个儿心灵呈献在您的眼前,我想对你发誓,让您知道我对那些慕您美貌到这里来的客人,虽然散布了种种谣言,我对您可没有丝毫恶意;却多半是由于一种热诚的冲动……”

答尔丢夫开始动手动脚,握她的手指尖说是爱得太热烈的缘故,把手放在她膝上说是摸她衣服的绵软程度,还摸

着她的帽子称赞花边细致。欧米尔将椅子往后退，他便往前行。

欧米尔谈起了女儿的婚事，问答尔丢夫是否打算娶玛丽亚娜，答尔丢夫马上说，他追求的幸福不在玛丽亚娜身上，而是美丽的欧米尔。答尔丢夫巧妙地把自已的卑鄙行为说成是上帝的旨意，是圣洁无瑕的。他对欧米尔唱起了一首像宗教颂歌的求爱之歌：“我们对永恒之美所产生的爱并没有窒息我们对世俗之美所发生的爱；上帝手创的完美作品，我们的官能是很容易被它迷惑住的。从上帝身上反映过来的美，本来就在你们女人身上发着异采，可是上帝又把他老人家稀有的珍品都陈列在您一人身上。所以我一看见您这绝色美人，就禁不住要赞美创造天地的万物之主，并且面对着一幅上帝拿自己做蓝本画出来的最美的像，我的心不觉就产生了一种炽烈的情爱。”

答尔丢夫对欧米尔说，是她的美丽让他失去了理智。而且，欧米尔如果跟他要好，名誉是不会有危险的，也不必担心他会忘恩负义，因为像他们这种人呢，内心燃着的爱情火焰是从不乱说乱道的和他来往，秘密是靠得住永远不会泄露的。他必须顾全自己的名誉，所以被爱的那方面就可以一切高枕无忧；这样，接受了他这番爱，就可以说得到了不会惹出任何笑话的爱情与丝毫没有后患的快乐。

为了女儿的幸福，欧米尔决定不揭穿答尔丢夫的伪善面目。以此作条件，她要求答尔丢夫促成瓦赖尔和玛丽亚娜的婚事，不准再从中捣鬼，拿别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心意。

答尔丢夫的表演，被躲在旁边小屋里的达米斯全部听见、看见了。他气愤地走出来，不赞同母亲的决定，他要用事实让父亲明白，答尔丢夫是怎样的一个假虔徒，他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坏心。

奥尔恭正好来到屋里，达米斯马上将答尔丢夫丑恶的表演